

《周末》丛书之一



情系金陵

周末报编辑部 编

南京出版社

(苏) 新登字第 009 号

《周末》丛书——情系金陵

周末报编辑部 编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4.81 字数: 964 千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60—551—3/I·134

全五册定价: 18.80 元 本册定价: 3.30 元

(本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这是一条长长的画廊，所展示的，是一幅幅情感浓郁、格调高雅、文字俊逸、意境幽远的风情画。你想知道孤儿唐圭璋是怎样成长为一代词学大师的吗？您想知道生着肺结核的青年陈白尘被人力车夫当成殉情者的故事吗？你想知道白杨怎样走上艺术之路、高晓声为何三上南京的吗……这本散文集收录的文章，是国内各界久享盛名者用自己的特殊智慧、在南京的特殊经历写下的人生感受、处世哲理，读后会令每一个善良的人感叹不已、爱不释手。

序

顾 浩

这是一本很有特色、值得一读的散文选集。

这本集子的作品全部选自周末报的名专栏《我和南京》，系由出生南京或在南京生活、工作过的国内名人撰写的回忆性散文。

我比较爱读散文，在中学和大学时期也写过一些散文。读毕这本小册子，感到它有些与众不同，它的作者只有少数是专业作家、散文家，而大多数却是与散文不大结缘的人——戏剧家、民间老艺人、收藏家、音乐家、摄影家、表演艺术家、医学教授，还有几位劳动模范和把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的老同志等。作者来自各省各市、各行各业，这就使得这本集子犹如一条长长的画廊，五彩缤纷，绚烂多姿。作者们从各自的视角，运用各不相同的色彩，向人们展示了各具特色的生活经历、生活感受，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我以为，从《雪深一尺忆师门》、《忆南京，怀南京》等篇什的字里行间，多少可以窥见一些卓有成就者之所以卓有成就、受人景仰的道理。

写散文的人不少，但能写出精品的人极少。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散文除了要有真挚美好的情感，同时也要有表达新意、描绘鲜明形象的艺术修养，要讲究文采。

有散文家把散文比作苏州园林，小则小矣，但境界深邃，天地开阔；比作扇画小幅，尺素之间，有长堤碧柳、大漠紫烟。这本散文集从艺术上讲，颇多耐人寻味之作，《初游燕子矶》、《故地寻师记》等文章，虽见报已十年，但岁月不能掩其光华，今读之仍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本集子的第三个特点是可以兼作“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教材。《爸爸卢志英和南京》、《梅园新村之光》等许多文章，从正面、侧面真实地记述了南京解放前的黑暗情状，革命先烈所作的坚苦卓绝的斗争。“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六十年前曾任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卢志英烈士，狱中遗诗，读来字字如锤震心脾！

这本集子的又一特色是，书中有相当多数的作者，以自己饱满独特的情感表达了对故乡南京的种种“偏爱”。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西子莫慌忙，浓抹麻烦便淡装。杭纵柳长难系我，天堂——怎比金陵我故乡。”《月是故乡明》的作者对故乡的情感是多么的执著、痴迷。我相信，五百万南京人民在全国有那么多热爱南京的亲人和朋友，一定能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劳动，一定能以坚实的步武，早日迈进现代化大都市行列。

感谢《情系金陵》的编者与出版者，为南京人民提供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小册子。

我爱我的第二故乡——南京。

1991. 12. 8. 晚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目 录

初游燕子矶	陈白尘(1)
雪深一尺忆师门	唐圭璋(5)
忆南京,怀南京	白 杨(8)
故地寻师记	游龙姑(11)
可爱的南京	黄 裳(14)
白门秋旅	秦瘦鸥(17)
白下重吟《思旧赋》	吴调公(20)
玄武湖忆旧	程千帆(24)
南京啊,我的海	忆明珠(27)
闲忆南京	孙 望(31)
南京解放的一天夜里	黄 钢(35)
六朝古都二度游	徐铸成(38)
月是故乡明	沙叶新(41)
我飞到南京的时候	冯英子(44)
梅园新村之光	王亚平(48)
想念您啊,故乡	陶玉玲(51)
难忘的心声	栾保俊(54)
醉在玄武湖	孙 振(57)
三上雨花台	海 笑(60)
爸爸卢志英和南京	卢大容(63)

心灵中播下艺术种子的地方	万籁鸣 万古蟾(67)
重游玄武湖	许幸之(71)
我爱南京	周阿庆(74)
金陵犹记著丹青	周而复(78)
最初的启示和召唤	张 弦(83)
三上南京	高晓声(87)
我在南京的时候	朱逢博(91)
故乡——摇篮	缪印堂(95)
关于城墙的二三事	朱启奎 (98)
“七七”事变以后的南京	游 龙(101)
“还都”以后的南京	毕 群(104)
亲不亲,故乡人	金敬迈 (107)
可亲的乡土可亲的人	成正和(111)
童年的回忆	伍必端(115)
我歌唱南京	夏 阳(118)
葱郁雄秀话南京	黎汝清(121)
且抒他乡桑梓情	鲁 光(124)
纸短情长忆石城	陶 雄(127)
白首话当年	熊 毅(130)
南京杂忆	许钦文 (133)
笔尖饱蘸秦淮碧	丁 芒(136)
南京的灯火	陶国泰(139)
发生在《南京人报》的一场夜战	郑拾风(143)
乐为金陵绘新图	曹 恒(147)
忆与想	吴冠中(151)
我是南京市的市民	章品镇(155)

南京,我的第二母校	张学东(160)
我是南京人	季之光(163)
故乡情	童玉云(166)
回忆我的一段戏剧生涯	侯鸣皋(169)
忆我的三个朝鲜朋友	罗 青(173)
忆羊皮大学	沈立人(177)
回忆在南京的日子	王 元(180)
金陵采访忆旧	顾执中(182)
南京,我重又回到你的怀抱	陈椿年(185)
难忘的金陵之秋	凤 章(188)
我爱名城南京	陈 洪(191)
风物人情胜故乡	宋 词(195)
悲欢离合话南京	李霁野(198)
金大生涯杂忆	陈裕光(202)
登“璇宫”忆往事	徐国懋(205)
忆晓庄,怀陶师	殷维翰(208)
我们是南京姑娘	萧 风(212)
“夫子庙大学”	田 原(214)
金陵小访	钱小惠(217)
我和南京	惠浴宇(220)
后 记	

初游燕子矶

陈白尘

作者简介 陈白尘，现代著名剧作家。一九〇八年生，江苏淮阴县人。一九二五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二八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一九四七年参加创作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一九六〇年参加创作电影剧本《鲁迅传》，并执笔。一九七七年后写出历史剧《大风歌》和同名文学剧本。并改编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电影文学剧本。陈白尘现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

我是个俗人，不懂得风雅。活了七十四年，很少游览名山大川。在成都住过几年，不曾去过青城；随剧团卖艺也到过乐山，却不曾设想一登峨嵋。但我又是个随俗的人，遇到集体活动，也不忍有拂众意，便随和着走走看看。但有一次例外，便是五十八年前，我独自游览了南京东北郊可以俯瞰长江的燕子矶。

一九二四年，我患了淋巴腺结核症。那时是看的中医，他自然没有用这名称。但诊断是准确的。在服药两个月之后，他劝我出外旅行游览，以宽胸怀。那时家庭景况并非富裕，我不能存此奢望。但当时南京的东南大学（即如今南京大学的

前身之前身了)将在暑假中招收一批暑期学习班,不拘学历,学宿费也不贵。于是征得我父亲的同意,便在这年暑假以刚结业的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资格混迹于东南最高学府之中了。我的“醉翁之意”自然不在学习,而是以它廉价的宿舍作为我“旅游”的“宾馆”。课也上的,以我听得懂的为限;特别是些专家学者的讲座,都去听的。但我主要任务既是治病,便不得不去逛逛风景名胜了。既然是俗人,便不会到石头城上、乌衣巷口去怀古,更不曾去栖霞看枫叶饮酒赋诗……

其实我既不会做诗,而且车费太贵,这正说明我的俗处。于是在近处便爬鼓楼,登台城,眺望一下玄武湖,远处,只去了一趟幕府山,由燕子矶直游到三台洞。这次可花费我几文,是坐人力车去的。因为当时南京城里尚无公共交通工具;有一条小火车,只通下关。不得已,我便剥削一次劳苦大众了。

燕子矶其实并不高,但对生长在苏北平原上的我说来,自然是颇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慨了。况且当时的长江是直抵矶下的,还大有惊涛拍岸的气概。登临其上,自然是看不出它“宛如飞燕”的姿态了,但连我这个俗人,俯瞰万里长江在悬崖下滚滚东去,东风拂衣,也颇有飘然欲飞的愿望。无怪乎许多爱国志士、殉情男女和绝望青年都选择这一胜地来投江了。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脚步声。一回头,上山的原来是拉我来此的那位人力车夫(对不起,当时我确实是这么称呼他的)。

“好玩么?”他似乎这么随便地问我,并且笑笑。

“好!”我有点惊奇,说。心想:他也有此雅兴?便反问:

“你也上来看看风景?”

“哎,”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说道:“没什么好玩的,快去三台洞吧!”

我微感不快了,他这么偷偷地跟着我上山来,是怕我不给车资从小路逃走么?或者是怕我耽搁他太多的时间,不愿等候呢?总之,把我一生中难得有的雅兴给冲散了,便跨下崖石,悻悻然下了山。

沿着幕府山,从头台洞、二台洞一直游完了三台洞。一路上车夫没再催促过我,而且把有关这三个洞以及那称为“铁索链孤舟”的一根铁链子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地一一讲给我听。我们之间感情接近了,并且一起在三台洞里喝了茶,吃了点心。等到返回的路上,他的腿脚也欢快得多。当再经过燕子矶时,他又停了车。

“怎么?”我问。

“你不再上去玩玩么?”

他这是为刚才催促我下山而表示的歉意吧?我笑了笑以示感谢,便说:“天不早了,回城吧。”我也想赶回东南大学食堂里去吃晚饭。

车夫操起车杠,不疾不徐地奔走向回城的路上,几分钟以后,他以悠闲的口吻和我攀谈起来了。他从我的姓氏、家乡、在何处读书、现住何处一直问到是否结婚等等,为了报答,我也反问他这一切。我们进一步有了友情了。

然后,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少爷(他当时确实是这么称呼我的),你为什么单身一人出来游玩?”

我怎么回答呢?暑期学习班里同学数以百计,确实没交上一个朋友。勤奋好学的人年岁都较大,不大注意我这十六

岁的娃娃；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也不少，但男的多纨绔子弟，女的么，我还没有勇气去接近。再说，我患的是结核病，这种病和少年忧郁症又是相牵连的，我那时确实是孤独、甚至是孤僻的。我只好回避问题，反问他一句：“一个人不能出来游玩么？”

“哎呀！”他回过头来对我笑道：“少爷，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

他又回头笑笑，说：“燕子矶不是好地方，你没看见山上那块木牌子？……”

那块劝人猛回头的牌子我是瞥见过的。但我当时精神上受到猛然一击，满脸发烧，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五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四大家族的法西斯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破坏，惊心动魄的事经历过不少，接受的教育也很多，但至今难以忘怀的人物，却是这位有着四十上下年纪、纯朴憨厚的农民型的车夫。虽然我当时并不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却第一次从他身上感到劳动人民无私的爱！

南京冬天的气候是阴冷的，但一想到在南京认识的这第一位朋友，我身上总感到有些温暖。

(1982. 1. 2.)

雪深一尺忆师门

唐圭璋

作者简介 唐圭璋教授，我国著名词学家，江苏省政协委员。一九〇一年生于南京，一九三一年开始编纂《全宋词》，辑有《全金元词》，并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宋词四考》、《宋词纪事》、《唐宋词简释》等。执教于南京师大中文系。一九九〇年逝世。

我以一个零丁孤苦的幼儿，竟能活到八十开外，并且还能在大学任教，还能进行科研工作，这都是由于解放后党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同时，也是我求学时期几位恩师对我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结果。

我在南京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也在南京教过小学、中学、大学，除开八年抗战在重庆的大学里任教，解放后在长春的大学里任教三年外，整整七十年的光阴都是在南京度过的。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在小学、中学、大学所受教的三位恩师。

我的小学恩师是陈荣之先生，他是奇望街小学校长。他了解我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身世，同情我寄养在舅父家的困难处境，他不收我学费，还供给我书本文具，经常要我到

东牌楼他家去谈心，安慰我不要悲观失望，勉励我好学上进，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在当时那样困厄境况中的我，得到陈先生慈祥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支持，就好象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曾经受到严冬的冰霜雨雪侵袭过的幼苗，使我获得温暖，获得力量，也更加启发我勤奋苦读的意志。在陈先生亲切的关怀与严格的教导下，三年中，我的学业进步较快，终于获得南京市小学毕业会考第一名。陈先生这种扶危济困的高尚情操，为我后来的立志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难忘。

我的中学恩师是仇垞先生。我在奇望街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门帘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就是仇先生。他是教育家、书法家，又是词人。他家住金沙井，藏书很多，他所延聘的国文教师，都是饱学的老儒，如刘辑之先生、王东培先生都是直接教我的老师。因此，在中学阶段，我对于历代散文的学习与欣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五四”以后，我师范毕业，仇先生退休居家，专治词学，他辑过《金陵词钞》，又自作《鞠瀛词》二卷。由于共同爱好词学，我们师生间的情谊更加深厚。抗战发生，我避地蜀中任教。他留居上海孤岛，三年后回南京旧宅，杜门不出，高风亮节，令人敬仰。我三个小孩留居南京利济巷岳家，他还亲往看望，并多方安慰孩子。他每函寄我，密行小字，动辄千言，深情垂注，至为感人。抗战胜利，我归南京，想不到他已逝世，灵前一拜，痛悼万分。我曾填《绛都春》词，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词云：

愁痕一线。念彩笔尽题，江南归晏。细雨夜窗，相映孤灯应肠断。西园竟日飞莺燕，奈一霎，芳菲都变。佩兰餐菊，

沧江自卧，白头吟倦。难见。投荒万里，四年共负却、秦淮春晚。泛棹媚香，买醉吴宫，风流散。红阑俊语承平惯。怅此际，乌丝泪满。高楼凝望依依，暮云寄远。

我的大学恩师是吴梅先生。我进的是南京东南大学（旧址即现在的工学院）。我在师范学校学习阶段，只着重诗文方面，对于词曲，虽也爱好，但涉猎不多。吴先生是现代词曲大师，他从北大来到东南，便开拓了词曲研究的风气。先生理论结合实践，吹、唱、写作，无一不精，教学认真，精批细改，态度慈祥，诲人不倦，及门受惠成才的学生很多，我就是在他的熏陶下走上词曲研究的道路的。春秋佳日，先生常率领我们学生游览南京名胜古迹，每到一处，他都和我们填词作曲留念。有时我们师生也来到“夜泊秦淮近酒家”的地方作词唱曲，尽欢而散。先生家住大石桥，课余，我们学生常到他家练唱，玉笛悠扬，晚霞辉映，师生唱和，其乐融融。先生对我在词学上的研究工作，不辞辛劳，大力帮助，先后为我作过《纳兰词笺》序、《宋词三百首笺注》序、《词话丛编》序、《全宋词》序、《宋词纪事》序，每念及此，不禁临风怀想，铭感难忘。抗战军兴，先生避地湘潭，我曾去看望他，以后我入蜀，即不闻先生消息。1939年，先生病逝于云南大姚，噩耗传来，心伤已极，曾作《虞美人》词，以志悼念。词云：

乱山迷雾姚州路，不道臞仙去。两年避寇走天涯。白发飘萧，日日望京华。

豪情曾击琼壶碎，几度青溪醉。水磨白苧无闲，莺老花残，空忆石桥春。

（1982. 5. 8.）

忆南京，怀南京

白 杨

作者简介 白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杨成芳，祖籍湖南汨罗县，一九二〇年生于北京。一九三六年主演故事片《十字街头》成名。其后，主演过多种话剧和多部电影。影片《祝福》曾获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一九五七年被评为最佳演员。著有《电影表演探索》等书。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影协副主席。

我在南京度过的日子不长，只有短短不到一年。这近一年间，有些事是不会淡忘的。特别是前辈的老戏剧家们扶携我开步走向艺术生活道路的种种往事，即使是点点滴滴，也总是铭怀在心，永志难忘。

那是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年纪还小，还不到十六岁，对于世态人情，认识得相当幼稚。只有对于演戏，倒是劲头十足，似乎活着只要有戏演，生活上的一切困苦艰辛，都不在话下。按月领工资是什么滋味呢？没尝过，更谈不上奢望什么安定生活。这之前，我在中国旅行剧团有过一段演员生活。可是那时的穷剧团，只管给碗饭吃，根本就没有什么工资的。

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闹穷，但也并不十分苦恼。

后来，我离开中国旅行剧团来到了南京，开始在田汉同志主办的中国舞台协会演话剧，幸运地参加演出了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回春之曲》，在这个剧中演个一般角色。演过之后，我耳边刮到什么“台风”的词儿。什么叫“台风”呀？我不懂，我只知道演戏，整个人沉到角色里。要把戏演得象样，似乎总是非得这样不可，也许正是在前辈戏剧家的指点下，使我初步领会到这一点基本道理，促使我按着这一点去做。因此，什么畏惧、胆怯、杂念，无形中就从角色中消失了。也许这就叫进入角色吧。我演的这个角色，戏不多，却被导演洪深赏识了，说我有“台风”，于是接着让我在田汉编剧、洪深老夫子导演的独幕剧《黎明之前》中，第一次担任了主角。

我在南京演的第三个话剧是《早餐之前》，这是欧尼尔写的一个独幕剧。全剧只有一个角色，描写一个未老先衰、面容苍白的中年妇女，被生活的重担压迫着，挣扎在饥饿线上。她在早餐之前的家务忙碌中叹苦经，向不出场的丈夫发牢骚……要让剧场里的观众看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干”演半个多小时，这难度是够瞧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吃了豹子胆的，上演了，观众跟着台上的人物静静地看下去了，看来没演砸，因为闭幕后，专家还特意前来跟我握手说好。

不久，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筹办第二厂，经理周剑云到南京来招兵买马，物色演员，求教于老戏剧家洪深。洪老夫子对周剑云说：你要办二厂，非得找某演员不可。就这样，明星影片公司找到我，订下了三年基本演员的合同。更使我难忘的是阳翰笙同志。当时他在南京，可能还处在被敌人监视之中，可是他对于青年的进步非常热情关心。平时常听到他